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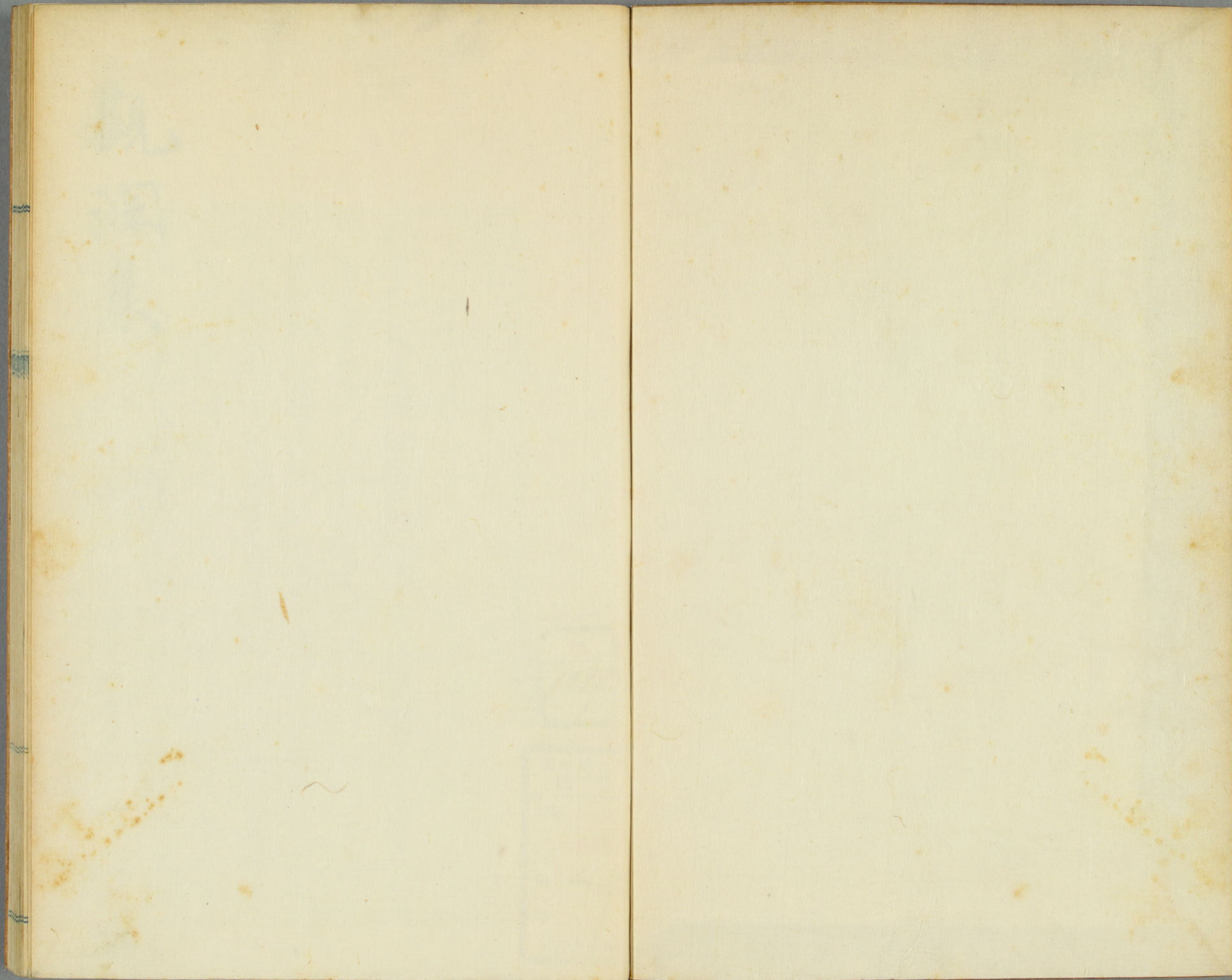


觀  
瀾  
集

和16  
1276  
1









觀  
濶  
集

千代竹記  
者者不久是雖鄙考亦不可以不察也世之言家  
高隱者不通邑大都者樵夫倚門賦皆引路斗樽而  
設翰威所入幾巨馬公侯資之聘享貪庶賴之思生  
夫司為之側目而安坐廣宇娛觀綺園其肯淡舞  
夫之效也越婢視之如水出也觀莊居也溫是未嘗  
一已之便者其亦不  
一

和  
1276  
/

屬附學大田  
館 書  
寄第 一  
漢詩文  
第 402  
第 1  
出帶許不外館



門 1016  
1276  
1-9

蘇軾集



文集

千代竹記

奢者不久是雖鄙考亦不可以不察也世之富家豪  
高盤居子通邑大都者擔夫倚門馱背引路舟漕而  
轂輸歲所入幾巨萬公侯資之聘享貪庶賴之憑生  
吏司為之側目而安坐廣宇娛觀綺園其膏粱鮮濃  
之美走奴竈婢視之如水出也靚莊居也溫饒未嘗  
予執牙籌啟簿曾頤使氣指唯其所令饑饉存至調  
發頻起而不知也勢亦安矣盛矣然其暴殄天物罔  
羅地利剗農夫之膏而奉一己之欲者歲月之間難





朱驟就敗亡而情積怨凝上玄怒而幽鬼闖殃豈可  
道烏是以父積之子散之孫行乞市獲傳而至三世  
者幾希矣哉余嘗訪東播人某淹留數日主人出一  
竹管長尺許示之曰吾姻家在損丹生山者距此數  
里相傳其宅大同元年所造屋葺戶櫺雖或改作架  
楠柱梁一皆仍舊如剝如剝莫見斧鑿痕是竹也乃  
墻壁所幹色如渥丹重信恒竹益故物也吾愛而器  
之命以千代名亦稱烏宅主之言云吾家不幸吾祖  
亦不才自大同迄今幾一千祀而未聞有克起產  
樹業以大其屋者嘻亦足為笑也余乃應之曰是何

言哉是何言哉唯其不興所以不衰也吾聞丹生之  
山深莽重阻津都之所不接舟車之所不通居之者  
世皆農異物不遷非望不萌男事耕女事織親蠶力  
績深耨而遠跋粒上縷上莫非食已力衣已功是以  
天之所培厚而能固無有兵燹盜掠之患以保其家  
而到乎今烏爾曩使中世之主殖利致富出處都邑  
則獲不與夫富家豪高並倒而田畝什物永為已有  
邪子其以是言誠宅主教之尚儉安苦以至曾而玄  
而雲而仍克守而不失之則今之傳于千祀者又將  
延万祀而不絕烏把玩之餘慨然又歎曰是竹所閱



幾世而幾人矣自王公將相以至士庶人由儉而興  
由奢而凶者往亡皆然王室之季上下犯安特富繁  
文末節是趨女寵聲樂是尚而神武艱難之業墜  
于后王逸樂臣工玩愒之餘矣而將家之起也亦皆  
絕倫之才高世之智足以攬群雄首兆民則其為子  
孫慮固熟且密而高城深堙宏第巨址蕩然嘗不能  
與是竹存焉亦不以其逞欲歎至若豐臣氏身起匹  
夫鞭笞天下勘百年之亂一統之緒而內荒外靡  
日自解體或者書奢者不久四字以揭之路即令援  
筆寫不奢者亦不久其傍而淫蕩自若卒不為後嗣

貽大訓二世而夷矣然則是鄙諺也雖保國臨民者  
尤不可以不察焉

石井信行字說

孺子為可而子知其所以可乎事之可在人之從人  
之從在己之信凡奉父兄接事物謹威儀行義以至  
讀古聖賢之書能心為而不貌躬為而不口有自費  
乎已則其道也確然可據坦然可踐何往而不行孔  
子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我於是字以信行

奉答酒泉老大兄左右

丙戌之秋



月初辱書得聞 左右清健安涉暑時万福僕邇來  
取家弟同居晨夕相從夫倫之藥不勝慰暢推恩所  
錄贊曰 老丈兄矣丘山難謝且承所寫寄村老人  
高文五章命僕轉覽其有疑問悉許陳述惟 老大  
兄措意之高蘊才之邃固非吾人所能容口吻而其  
言而有謬就取之正亦求益於已爾何辭於是披讀  
數週觀其答僧人一書見 老大兄之於文固已用  
力苦心粹雅溫<sub>潤</sub>之瀟洒而凡術名衿人之行一掣  
切遺諸胸懷何其高矣次讀讀孫子始知老大兄所  
學不止俎豆而至欺天愚人僥幸一旦之術斯乎弗

為何其正矣又次而論八陳辨地勢雖孫兵法揀而  
取之益知老大兄於韜鈴之畧諳練精密非漫好大  
言者而終之答問兩篇破俗陋退霸詭推生物之心  
明心勝之德又益知老大兄之學全然根據乎斯矣  
每讀至一段拍節歎服恨不廣傳此言以為世綺章  
繪句懷詭踏危自傷已德而戮人事之戒也特至謂  
八陳襲蜀地勢不可用之鎮西地勢與兵家才資今  
推其意新制一陳處可用也未知其說有何所據柳  
亦高見別有所發欬區上之疑不可不道天下之事  
必有一定不易之法亦必有臨時隨處之用法者大



體之所本用者微機之所應不通其用則法不可得  
立而不據其法則用不可行僕聞魚腹圖古風后  
握機之遺制武侯推而演之壘石為壘置其法象于  
江流不轉之間不特為岷江劍閣偏安之業而設至  
後蔡氏明其數之與卜筮律呂河圖井畫相經緯表  
裏者固非謫士拘儒所能傳會而朱子又收之禮經  
以為万世講演征伐之定法凡談兵家未嘗不資以  
取則也其戰而勝者得其法之一二者也敗者始不  
知其法者也至其明此法者處為則山林沮澤平原  
廣野之上深隍高壘之下以至夫萬馬馳逐鋒合及

不言兵常禮教而變于文此僕之所大信且服而僕  
乃未嘗讀兵書未嘗審兵機八陳之藪蜀地與否亦  
未嘗慣聞而素講也漫書臆見以供笑柄更賜見賜  
見誨為幸不貴時方新涼所希自審

奉答

昨者辱承枉貢豐上之談每使人聳聽不知倦而杯  
酒未乾輒命歸駕曷堪悵恨漏鞍吟牒一卷領錄書  
中所及正確的切真後學負才特氣者之針砭或僕  
前依竹田子請許一語以并卷端到今惘然不知所  
以為言也近日再獲拜晤賜高明之緒以為下筆之



資本是初

新井氏兩儀刀記

劍者所以護身也而身乃親之支君之有君子以能禦暴敵愧莫敢傷而苟免之是務則其守于己捍干國以濟忠孝之大節不直謂一人敵而止也或徒備狠闕而事斬擊其患得異夫虎之牙狼之爪以資殘害噬攫爭食撰肉之用哉筑後守臣源君美之初叙

文昭廟賜以朝服有力副所謂絲纏太刀貫其陪從

沃益積勞日夕以得

接紛之綸之混之沌之人不得顧足不得施之間臨時隨處當機即應一奇一正一進一退忽圓忽方忽重忽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須臾之頃不見其定而隅落勾連首尾相救之勢者依然常存譬諸匠氏之作屋有輪然大有窅然小曲面之勢各不相同而其而其必資君臣佐使以施其方者未嘗異也然則此圖之制豈以古今遠邇殊而用而不能特其人之不察矣耳僕嘗言八陳無定形猶八卦無定象應而無窮用而神之在其人焉今謂襲蜀地勢制之是以八陳為如舟師之於江南騎軍之於河北不可相移之



類也則武侯南渡濶東化五丈原一接而斬張郃再  
接而斬王雙其亦為部分隊伍每推礮圖紙本以得  
勝哉天既以八陳為不易法則臨時隨處新制一陳  
亦皆八陳矣外乎八陳有所以制則無法之軍耳不  
審高明以為何如至或者所云小八陳以理推之雖  
侶有謂而其益浪無識易視凶器不啻括母笑之使  
括聞之亦將不足捧腹矣京有高人讀十三方詔曰  
盪則吾參芪之實則吾苓連之寒某方暑某方吾悉  
知之何病之不療鄰婦信之延藥其姑藥三日姑甦  
笑此亦可以喻世易言兵者也如儿老大兄知兵而

寵異之隆至是非恒常恩數所能及者也其家舊亦  
藏一刀傳云父正濟有寮友藤四者嘗出一顛骨破  
為兩半而視之曰此吾伯兄少時與人角力擊而  
破之者其刀猶在名以獅子正濟知其利刃就以百  
方購請經歲月乃獲之充以寶而傳焉蓋俗間謂顛  
為鉢鉢與八音相通於數折八得二四而四四又與  
獅子音相近故以名之且取雄猛之義也君美後啣  
公命使皇都匣之以隨意圖使上方匠人修飾外貝  
以為細太刀而適以事謁  
擬政近衛公得并觀其



祖字治公所佩玉帶每鈐碾以獅子斗鬚圓眼一蹲  
一躍精緻活動真古制也君美乃告以刀故請模  
其樣以繪于室

公奇其事而聽之其它上瑋下珉裝釘圍銀之類亦  
皆為授其制於是而儀刀備矣其天其一則

君之賜也一則父之貽也乃在清平無事之日殿陛  
至嚴之地是物為用固不過去居安不忘危而君

美特佩

君恩之溥而服父訓之遠用以趨翔立引綴乎清班  
其資孝致忠仰冀報効之志常自凜凜與冰及霜

錫藏而在于室中者相為磨礪而弗磷焉是其平  
素所以立護身之道而興家闡業之繇亦正在茲  
為之孫子襲而藏之者且以知二刀之可寶若此  
而忠孝兩備之可重又若此也哉臣緝明依君美  
言謹述為記

享保元年九月 平安三宅緝明稽首拜書

跋廣澤子所刻朱文公大極帖

廣澤子之所以摹鑲推榻克成此帖者勤矣頃者廣  
來請余一語以侈其事及披而觀之則肌膚豐采之  
相依筋脉起隱之相接濃頭鬆尾怒接銘芒饒破文



圻縷罪條孽或齟齬成刻或咎研成缺或蹙歛成聚  
以至蠹蝕泥汚爛然成痕體之所具一毫靡失其真  
而精神氣韻既溢乎斂墨淋漓之上矣且其自書題  
篆四字跋語數行並皆蒼古楷綴前者蔚如殷尋周  
冕以臨後者璨如珩璜瑤瑤綴佩以垂而首尾又款  
以小字分篆其大如豆纖如絲曾不使潘華之漫漸  
余於是大服其巧不知機心之運何以能然也雖然  
為巧有道必精於書博於學而後可得而若廣澤者  
固併此二而有之矣則海內游藝之巧孰出其右余  
學宋先生者也而平素不習書法故於其心畫之妙

不妄鑿品評強取不知以犯自欺之訓而吾目所  
至蓋亦望典形於影響若有觀焉乃祥而還之

正德乙未首夏 平安三宅緝明題

安積君墓碣銘

君諱正信稱覺兵衛奧州岩瀨郡飯土用邑之人其  
姓藤原實為本郡二階堂氏之族考稱藤內妣安積  
氏考之時屬信濃守二階堂盛義築邑以居始以飯  
土用命氏而不知與盛義為親疎也考為盛義守同  
郡須加川城天正十七年伊達氏攻取岩瀨郡城亦  
從陷考舉族四散不詳所終有子三人長曰重政祚



同

太左衛門次無所聞君乃其第三子自幼進難輒冒  
外氏外氏亦固州安積郡之大姓前後為伊達氏所  
滅矣君既長與兄重政俱事松本城主兵部大輔小  
笠原秀政元和元年秀政令重政從長子信濃守忠  
脩君後次子大學助忠直率以赴大坂之役當是時  
海內控弦之士傳城下矣夏五月七日諸軍大戰城  
南秀政忠脩督所部力鬪死重政亦隨死之而君僅  
與儕輩四人隨忠真奮擊愈勵忠真中重創不能起  
君乃單進斬一騎將以其馬載忠真衝萬眾而去忠  
真賴免一時傳誦其勇者則必以國訓呼其稱曰於

依

保掖兵衛謂其誠而有功也由是安積於保掖兵衛  
之名大振焉後以忠真行賞不平也辭去忠真怒禁  
其仕君乃還須賀川更復飯土用氏以自避隱居數  
年客事會津城主下野守蒲生忠鄉忠鄉適在江戶  
遺一冢臣應罪者齧予書以致君披而視之則命即  
誅其人君讀已顛語以故一擊盡之以報既而意謂  
以此誠人非知己不樂而行自是漂游窮日甚而聲  
價猶為士林所重有薦賀美請以祿千石召之者然  
以罹禁事終不就至寬永中祓水戶威公之辟始  
獲出仕委執之日公問曰汝不氏本安積邪君對



以更獲之故。公笑曰：我所召者安積於保，依兵衛耳。豈他之問哉？命從舊，昌賜祿四百石。君亟恐人報於忠，真忠真為釋舊憾。召見有加禮焉。君後被遇絕等許，用舊職。萬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水戶府壽七十有三。亥號覺翁。道參葬府下坂戶原。君為人剛朴，決直，心如其蹟。而於諸武藝，士禮多所請修。物忠真之被扶而歸，即以君所獲乘具還與君。就記其功於鞍橋。至今家傳之。配佐藤氏。須加川之產。諱松溫。而有惠從君於阨，勤相終始。萬事元年七月八日，以壽五十有七先君而終。後以花祈有一男二女。

女皆嫁水戶府士族男。名貞吉。禰介之丞。號希齋。以病不堪，給俸自養。然好讀書，賦詩以禮。自將循循如儒者。安積初作淺香布齋，以其非郡之卒名而改之。生子覺雨，十歲命受學於義公。客明人朱舜水。子義公屢之誦君之功，與左右道之。及覺成童，輒賜祿若干以旌之。而朱子亦有書贈之，曰：令祖立功他邦，而上公為錄其孫疇勲之至，可謂禰矣。覺今學大成，與余相知尤深。是歲改建君碑，要有所識以顯其烈，則以予不文，不得而辭。且於君之事也，烏不勇為？銘曰：自昔會稽神聖，對魏外主。念公名聲，一也。



群龍血首我奮厥時斬駭捉駿按主於危壘聲一世  
乃銘千祀噫今之人有試者誰  
其年某甲子某月某日  
平安三宅緝明  
撰文

支機問談

觀瀾三宅緝明

奉呈

通信正使平泉趙公臺下啟

伏以

寫蓋無備皇王廓同仁之度方輿有限邦國崇文睦  
之盟遭遇河清海恬  
使鷁浮而御瑞續紛儀盛物腴  
賓鴻列而叙歡各天共和群姓咸若恭惟  
通信正使平泉趙公臺下  
馮曉凝福



箕城鐘靈

歌飲冲和温温之質

游翔禮誼凡凡之容

讀書誦詩多美為

治内經外莫不可

胸懷秋水執月評而登光懸

午挹雲華回天章而筆力展以

莅題材要職兼

踐渙號清查與望攸歸奈

朝野之無愜

唐陳三才題

君言不宿何遠通之為諱

儼廷授成軌行群保承或疾走蘇中即之節持

乃赤心唐子方之泓濟以素信坤靈以感水族潛

逃遂經形勝之行鬱而詣

都城之乍落

備驕呵而引路夾衛星聯

樽圭幣以進

朝班宮林之敬伏獻納細故無辜易平齋寫

合儀靡政克

效將



命之教永申

好之敦侯馬牛風相懸如衣帶水可揭嘉禮修而凶器縮塵氛熄而柝木蕃

此功在

國在民

芳烈當銘竹素何日載馳載騁

榮歸行登鼎鉉羊膾頌言私益驩慶循明

品羞庸陋姿之培瑰匪玄卿迴徧班宜得資次披

刺懸望

仁鄰之懿範乞澤

大雅之餘風况乃自覆後園中雷礪念君子學袂

代

王言而輔教

一邦斯文之司命

掌吏選而雌黃八道多士之持衡欲卜平生者爭

希邂逅焉其奈宋愚之懷石國工所捐何者冀駿

之追風相士莫顧珪璋絢爛光射終將踧趑起不

前山斗嶙峋仰高無任瞻疑企詠之至謹啟

正德元年仲冬初二日三宅緝明頓首

呈仕副啟



伏以

踰境重任聘鄴大儀自非爛短打規旋之容瞻明  
經遠務之學加以峻節持內雄辯無前孰副之望  
世難其選恭惟 簡在 臺下 國工 何 莫 艱  
通信副使青坪任公 臺下 國工 何 莫 艱  
毓精樞北 臺下 國工 何 莫 艱  
含潤解東 臺下 國工 何 莫 艱  
於詞藻于翰林材翹士類沃道腴於  
徑席誠格  
君心欲飛有需不贖自露多匣中雷劔今日

門下宅雖知匪躬矣無為惘、刺刺兒女子牽袂  
之態云試瞻耳欲展軒軒夷夷大丈夫乘風之懷  
一葦徑起波譎濤說三秋歷涉露欺霜凌譬游鱗  
發玄溟為狀蜿蜒如翮降冉穴作聲鏗錫帶兩掣  
雲况觀盖萬幸廷舞砌鳴祥  
與朝將永璧者色羞而問珩者語塞宜以  
東方君子自處正驚  
北間人物何來遠日麗霞捧  
令蒼而高拳嶽雲行鴈嘶  
成功而先傳想其



及

命國中領四邊而行路旁

旋

廷上蕃三梅之加躬民攸永歌祿之存至緝明

桑蔭馳來蓬五窩柯夙亦學聖希賢材良無就

自醫至仕株守不遷憶昔青鸞過歸忽尔三十年

一日幸兮

紫氣蔚至宛然五百歲奇期側仰

光靈識名世之偉士四馳

聲望與圓風之掃天

氣乎鏗臨不能逞顏以進

噴咳珠墜孰得相載而歸憑

星槎以問津幾何漢文章之源可溯被仙杖而求

藥則間溪瀝瀟之菜併羞唯切傾依適志僭瀆謹

啟

復三宅學士狀

任守幹

竊以義經著象貴在野外之同人鄒聖論文必擇

天下之善士苟趣舍之無別豈疆域之有分是以

員季子之觀風一見解帶昔大夫之相士片言下

堂古耒若茲今往可法仰惟



三宅學士日出之

少時博文漱六籍之芳潤

中歲及約存寸心之虛明

直轡馳於詞場深得東徐之遺意

虛舟汎於學海遠泝濂洛之餘流

美價擅南金之珍

東土之望蓬山咫尺烟霞在懷袖之間

海三千扶搖起

斯人也其能國乎

歷海陸六千里心宣憚於獨賢誦詩經

三百篇才則慚於專對適來

詞藻先投不啻羔鴈之為贄

楚越之相懸此日開

緘情見詩修之外他時

傾益道存日擊之中略布素懷冀

壘清躬

辛卯中冬

客中無悰加以惱撓吟興索然

清詩未及奉和而

辱贈長啟詞彩充蕪令人拭目



非僕所堪慚惡雖多而不可無木爪之報苗草伏  
語仰答

盛意

呈李後事書

平安三宅緝明謹奉書

通信後事宮南因李公臺下

自聞

諸大夫之西來也翹首起謂朝入夕見夕入  
朝見而禮有其禁賤吏不得負贄後候之路望之  
朝憮然以退雖然中心所藏不能罷休敢修其辭于

下執事曰宇宙之開分而成國者幾何哉  
風壞襲習各有其宜順而教之亦不能無剛柔文  
質繁簡緩急之異而其原天遵性與民彝而同然  
者益無遠邇無今古皆在焉而  
遺境之為地山川儲其秀粹人物稟其寬和禮  
聖闡教固已久矣至中世箕子來襲其水土揚九  
疇頌八條  
賢主哲輔醇儒傑士相踵而出益採詩書經史之籍  
冠裳俎豆之器以飾政治成民俗其化益然日興  
其亦可謂右文之盛國也緝明



東之鄙人也甫弱冠知讀書以性駑下不能有進  
嘗矻矻苦思之際取二典三謨讀之其意飄然有  
如入冀都立虞廷觀其都俞吁咈相為謙讓警勵  
之容者繼而取周官儀禮讀之意又飄然有如至  
豐鎬之伊洛觀其升降揖遜之美制度品章之詳  
者讀詩興春秋然後遍歷列國觀其風誥政令所  
以興衰治替讀孔氏之書然後經鄒魯涉洙泗觀  
其絃誦講論之盛祗回久之道漢而往唐及讀程  
朱之說然後佇立汴京沿洄江滙復觀其於性命  
鳴道學于不傳之後遂將旋軫以還而意未足也

乃去取

貴境人士論述捧而誦之則髣髴登神嵩之高而臨  
漢水之廣訪其文獻所欲果與洛河同流而接壤  
焉吁戎之游其亦窮矣出乎此則夷矣不誕則妖  
矣稟其氣之偏且駁故所索僻而所行詭不可以  
倫理之常而遇者也於是翕然收歸凡在一室試  
出所齎以度諸戎  
邦封疆之中與音心方寸之內則夫俟百世而不惑  
準四海而靡差者蓋一二如有驗焉何其求之之遠  
而得之之近也顧是言也亦皆操觚者所常談衆人



之共和而吾愚之後及此可與世大賢君子道而今  
者執事習其詩書漸摩之化熟且秀  
德望隆崇來當遠役俾五輩仰觀禮度文物之懿  
共周旋奉止之儀得以面驗所學則雖固淺昧不  
能有得而比之向者馳精騁神周游行墨而已者  
將又有間焉其區、述所自喜以瀆  
嚴聽不亦宜哉不仕悚慙仰希  
裁察  
送趙正使序

博

朝鮮國遺使

趙某來慶

嗣且修好也有司授館議禮齊言兩相和協越十有  
一月丙戌朔以其幣物陳堂及庭趙公乃奉  
王書建纛奏吹至門下書臺兩介就客階歲其冠簪  
其裳琤琤其珮翼拱輪曳揖而進序而退周旋以  
返位凝如也其雍如也禮畢  
主國賤吏三宅得明愍冠再拜祝其歸曰洪範之道  
大矣惟其偏狃不萌欲耶不犯仁義以發之中正  
以守之有以建一身之極則上而為皇王者能與



一 天地並其所降日月均其所照而敷錫之惠可普  
下而為臣庶者有猷有為用弼天工而富穀之榮  
可保豈不福之所集在撫而極之所建在身哉  
公居則養子  
禹敷箕條流風遺澤之中來則游于  
興朝新化蕩平之始而其所以持乎身容觀步  
節舉止辭色一律以禮如是為者固宜事隨物順  
神人眷相護其往來莫或疎慮乃自奉主之朝我  
國所待優寵有加乎前而多  
命之日遂將舉一

境人歌野頌  
朝褒嘉陞賞不可疆期以至於黃老曾子鮪背使  
其  
國君親授几杖詢以道為此言而有惑胡  
不以替疑卜之  
送李使事序  
馬嶋西北雲氣蔚然可望其下益有仁賢君子之  
國云其人不常來是以空說詳今茲不歸之古春  
南園李公隨正使  
趙公來修聘好往而觀其進



朝居位定利袖笏拱高瞻莊風稜四發有不可犯色  
而尋得逸中所述數篇讀之率皆義嚴而意婉氣  
宕而辭得至書筆翻然可觀豈可不謂之古春  
秋人物壯雅之夫也予雖不得面覲之然心敬而  
慕焉昔者吳札歷聘上國於齊說晏子納邑與政  
於鄭說子產代政以禮夫納邑身之大節也代政  
國之大權也而嬰與僑並以當時諸侯之選也以  
奉其一面之言莫敢疑顧亦廢如童稚受母呵子  
弟守師訓則可見札知幾之哲遺物之高大有以  
感人而然雖乃距今數十歲尚想其為人而况若

二子控予喻心神會而道契其終身日夕望諸江  
淮姑蘇之外者為思何如哉  
公之歸邈矣而遇不期矣壞絕歲邁物換情移而  
之所以望之徒雲天之悠而烟濤之茫其能思之  
映終忘亦可自知不可使公傳而聞於是望然  
臨其辭歸以請曰還其  
國登其山左顧視之大荒日出之處將必有引領仰  
慕焉者其名緝明以觀瀾為說  
典李學士書  
日本國平安三宅緝明奉書



朝鮮國李學士 足下

僕嘗讀漢文投策而歎曰道則天也賦偏而性均  
學可知也文則構于心而心則憑于氣壞絕而風  
殊學不可能也誦之已久及取  
貴國士大夫所著讀之其氣調之溫勁聲口之揚抑  
微忽要眇與漢奚別而論者亦謂東人言語說別  
華夷苟非明銳致力千百不能有成賴一心之妙  
通乎天地至其得意不多讓彼僕之心因更有  
特焉足下  
大邦之秀生長詩書累試童捷舉而驗諸治郡之任

闔境人士固所推為耆儒碩望乃今以聯製述佐  
三大夫聯翩東來、之數月傳其題某人詩集  
序各一篇口誦心惟予而不措大抵整雅適暢辭  
婉而製最聲諧而氣恊使其從事資負接跡元明  
未知與諸名士孰為後先是乃所云金石間依星  
月交輝漢文唐詩於焉為盛而駁、合宣成間音  
者回視其依又將親瞻其人僕之心益有以特焉  
於是再收業起曰古至治之世禮樂教化彬彬焉  
盛時有管右相出而能之戎亦何人為則可成矣  
則自今之後俾僕不量力不度材敢有起志乎予



載載萬里之表宣不亦  
貴國諸公分惠所及哉雖然遼之左已難之  
韓之東宣易而得之性憤音喉益永服裝嗜好益異  
此固非僕戾昧可能勤企而特幸世屬靖寧  
聲明霽施流澤無疆如僕小人得免荷戈之勞而守  
懷槩之役今而天下果知文之可學而能也則父  
之不終子必克之子之不任孫必繼之優游濡漸  
淬勸訓齊期以百歲安得無興  
貴國士大夫爭先買勇並馳送駿於執文之場者哉  
當之時戎將為辟三舌焉耶請館事有間新被拜

識酬以嘉章受賜多矣僕也詩什之事未嘗習之  
然觀其率敏名逸如無所敵足以見情適之雅材  
蘊之宏而僕之所以仰而望于  
諸公者意恃在文為文之至則道之幾再被以教  
典洪書記書  
日本國平安三宅得明奉書  
朝鮮國洪書記 足下  
益聞水之會為川川之宗為海而海之為物最鉅  
出盛納廣傾壘圖之執悉以歸之宜乎一觀者難  
為天下之水也



貴境之興我  
邦限以海矣若乃  
足下之挺生挹鴨江以沃精駢漢水以稟潤泓涵  
演逸之才素所蓄積及其一旦佐使命建牙旗鳴  
置鼓張蔽空之席以泛也旁顧則霄垓壞垠日月  
之所出入可以窮仰觀則極斗南北徑衛之所離  
列可以後黜霽替銷而玄波遙繞函倒景于汪漫  
吸元精于迢渺悠揚容喬畫鶴所如心曠神泛有  
自不知足址之履坤輿者於此廓然遠思推混沌  
之太初汚埃塏之濁世仰虞憂其忽焉乘桴之志

可濟乎蕩然放懷濯雙足于無底寄孤嘯于不涯  
聊獨立而漫指汗漫之游可追乎齊客歛節魯運  
何人芥萬鍾以不顧遂孤主而永泯死生取舍二  
者能赴其分人之所難於今暖、視像于遙島聞  
響于逝闌而彼其羸皇劉主窮奢極欲之餘求遇  
不死望飛仙索靈藥與之甘心期乎必至抑其骨  
之未朽將其魂之安在徒雲氣之蒼茫而嶠巔之  
嶷嶷嗚呼  
足下之行涉遠履險今古俯仰以究心思耳目所  
放也如是之至則其發于言撰于文固將浩然莫



所畔岸布而得者為陣鳴而訶者為浪唾者珊瑚  
之陸離噴者蚌蛤之分披及感舊觸激意思橫生  
乃颺怒濤騰鬣振角圓互相出没于堂皇几席之  
上使我

邦人相聚言曰

韓文公登海而胸之不然何其出之盛而納之廣也  
厥然後退而觀天下之文蓋無所為焉昨從諸人  
後獲一相見就席則便揮毫左右指揮徐出數語  
如不經意得者各獻所望而其氣象其音究深於  
意而賡於詞所謂長江洪河之作得見一端其賜

之大豈奇瑰產所能比哉懷而歸者義不容默  
於是乎有觀水之說以酬為祈以此意併致  
巖南二君吾聞君子涵物如海其言之拙豈以不  
納為憂哉

送巖書記序

孔孟之後程朱之前距千歲天下之學士固多矣  
程朱之後以迄于今距幾百歲天下之學士又增  
多矣上以是教誘下以是求仁又兄督子弟趨自  
朝而野戶誦家說日極其盛使孔孟程朱復生亦  
將顧其言之流行至此自為駭愕而及索心知其



意而躬體其全有別何某<sup>其</sup>鮮也殆寥、響漚而跡  
煥趙宋之季氣其誓歿也親去其典刑也迨及門  
私淑之後如蔡黃李真諸公猶其傑為元有諱魯  
齋劉靜修所道說不能同而至明有薛文清立友  
汪雖其精神輝光不能有以鼓振一時理化百生  
而識之卓守之約信之厚由之正一皆有所淵源  
不與夫事位俾訓誥之末而瀚簡捷虛誕之城者  
侔蓋萬而得一焉其後遼之東有遺溪李子專尚  
朱氏嘗窺所著一二或辨四端七橫充制柳之方  
因之益判或指已為仁者體認克治之功因之彌

切自凡性命微言章句緒論潛深復密莫御莫速  
徇、然以窮其所至終乃就早及內禮動而義行  
又其後我

邦有山崎敬義者出亦專尚朱氏易則原大古之精  
義範則明九峰之全數凡濂洛關閩揚摧表分折  
經緯所述以垂世幾平數十百卷而其所歸不虫  
灑掃應對忠信篤敬之間終身持論諄諄言溪之  
董階之王唐之王唐之韓非思不韋也非言不詳  
也唯其不斯之察所以不臻乎極嗚呼世距幾歲  
壤阻幾千里而其言之合若執契于左也若按音



于譜而計數于萬也則所謂萬而得一者將見之  
貴境與我  
邦豈不偉哉明人嘗有論  
貴境之文者其意豁然以中夏文明自處及隨訂其  
所為學則尚釋經老刻章琢句沽、喜以才子相  
為標榜不復知古聖賢之大法要道屬而在外矣  
此謂華而變夷可也而嗟世張張唯名之狗景仰  
象效不置父兄子弟亦皆以是督而趨之今而孔  
孟程朱再起復將悔且怨其言之流弊至此之不  
遑望乎能知其意體其全者絕無而僅有也方今

我  
邦之踵山崎氏而起者世不乏人而如人  
貴境設科造材俊人如林自  
王京至里同挾詩書談仁義欲以砥行于家而建業  
于國其能繼退溪氏以傳其宗者比、而然歟僅  
、而存歟有能基瑩光不已以出其上者邪無也  
盖行中 諸公皆其人焉而特與  
足下從容奉誨亦辱一言之知及送其旋以財也  
則寧以言也則陋乎舉我  
邦所有能以道學自仕與



貴境先賢同其指趣之人以贈焉請其齋歸

與嚴書記副帖

僕於我邦多士之中每推山崎氏為揆首意願託  
足下齋致此言使學晦齊退溪風者知異代殊域  
亦未嘗無同調共趣之人匪敢託也垂諒是禱今  
日海外亦復兄弟分袂之際將難為情海陸邈矣  
為保慎

臨書有感因占餘堵

即識一離由一逢不乖氣競難融御人若回仙山  
事愉快憂悲到處同

復觀瀾書

嚴漢重

敬復

觀瀾詞案

敬奉 惠牘詩意勤摯圭復再三若對芝宇僕映  
足下各在海陸數十里外風壤自別影響不及  
倘非兩

國修聘之會則安得與 足下同在一席賡和詩編  
吐論哀曲耶良覲無幾遠別在即私悵惘若有  
所失贈人以言古人攸行而降及李世此道幾矣  
足下不侮為無似 辱賜盛諭評臨古今講確



道學僕雖庸鹵其敢容哩蓋吾道之盛衰不以世代之下壞地之偏有間而其晦其明實係斯文之幸不幸身尚矣孔孟不敢容議而程朱繼開之功亦何可量也君廷乎元定勉齋西山可謂需時之碩才衛道之宏儒也彼魚身靜修雖其天姿既美學術頗精生平左社世未贊右文之治吁可惜矣明興雖有程皇墩陳白沙王陽明諸人間有駁難之病亦多偏係之失而至如文清之學純實無偽博洽多聞肯以此為巨擘可乎所謂丘濬者為學詭異立論謬盍以岳飛為未必恢復抑秦檜為宋

忠臣意見如此其他可知此不得不辯也奧若我國之退溪李先生華人號稱東方宋子其造詣之超邁學問之純正足下已悉之今不必疊床而前乎退溪有靜菴趙先生先祖吳暄金先生允弼聞不逮搢使異邦之人不聞盛名甚可恨也明人云、之說誠不滿一哂也我國自設太師設教之後之後國俗一變士趨歸正自我聖朝完叙之後尤有大為文物彬、貞節洪猷雖三尺童子皆知貴王而賤霸崇儒而斥佛尚釋雜老不知大道云者豈非亦戾之甚者乎僕



之東來也此諸君子相和詞章者多矣未嘗聞窮  
格之說矣今者獲承 來書聞所不聞之語良幸  
良幸但臨行卒、未盡所蘊略將草、數語僅、  
塞責知罪惟冀 恕諒而寬貸焉別日此迫更殆  
無路臨楮冲悵不知所喻不備  
辛卯仲冬

朝鮮國龍湖嚴漢重再拜

和

嚴漢重

誰料 良朋海外逢一團和氣藹春融驪駒唱斷  
河橋路黯、離懷玄住同

復嚴書記

僕所奉寄則送文耳不料臨行匆、之際再得見  
教論討及復良為感銘適有事故通書松浦生因  
裁片楮敢此報謝大抵學者通病動涉矜勝固非  
李退溪家風所貴願 足下莫以僕所報為爭是非  
非而鬪意氣者幸甚來簡云文清為巨擘可乎此  
段前後語脉難得領會其以薛氏為可尚邪則正  
典鄙意合以為不足尚邪則所趣太異宜措勿論  
丘文莊以岳飛為未必恢復是於時勢各有所見  
始不以為道義心術之累况金兵之強比宋十倍



勝敗之跡未猝易以書生紙上語而新也其以秦  
檜為宋忠

敬次觀瀾詞伯韵

李磧

曉暎初上冷霞銷海國蒼涼眺望遙絕域半年禽  
意越故園何日鶴歸遼岩楓尚未經秋葉岸猶青  
傲雪條王事未竣歸此緩鏡中渾覺鬢毛凋

疊和

材似精金鍊不鋪堂然光逐月槎遙古文上軋東  
西漢逸氣旁馳左右遼學有淵源由洛範風傳俎  
守箕條相逢欲致殷勤意籬落縱橫菊亦凋

再呈李學士

見其善

百篇何敏捷斗酒定平生盤側顆珠璣核飛足錦  
成流霜迢迢響晴賴送餘清藏在中箱底鳴自  
驚

次觀瀾詞韵

李磧

自笑三朝老虛名了半生攻詩終底用巨則此老  
好高奇矯眾論之弊  
然耳然辨夷夏正內外其終身精力所用正在乎  
斯一部世史正綱昭然可見豈以裂冠毀冕祗臣  
金虜為旦者邪特其造請深淺識趣高昇固有木



及文清而由之正與信之厚蓋亦未明一代非所  
易得矣僕序文以由之正信之  
且夫訂字脈以論先輩自當有體雖乃高德偉績  
如王守仁苟於門路有所永馳則義當乘之不顧  
而若文莊之學之正豈可卒然摘其小疵遺其大  
醇而衍義之補學的之編亦豈可以為詭異謬盪  
而論邪僕讀退溪啓蒙傳疑取說煩雜失亡潔靜  
精微氣象著策一圖尤涉牽強紛錯而至其講學  
之醇養心之密未嘗接彼誤以蔽此美侏之議退  
則僭矣而其畧小而取大亦曰尚論之體當然也

耳貴國之學原于殷太師則敬聞命矣蓋範之  
無傳退溪既以為愛中間二十餘載一得一失至  
金大猷實始尊程朱其之所得未知與鄭達可孰  
為淺深遠可前後無比但其所講說與胡雲峰四  
書通物合而已則識見所造畧可窺測而自李復  
台出大加精明以至退溪然後集其成而得其要  
矣是僕之所以於貴國特誦退溪不遑究及也  
而於邦專舉山崎敬義亦此意耳得氣退溪  
之後有栗谷牛溪諸公多矣好學君子風化之盛  
足可欽仰前文所云明人論貴國文者指王世



負語見其集而所云尚釋雜老亦以批世負之學  
來簡又云我邦俗尚丕變文教蔚興然其實我  
邦上世尚文中葉事武乃至今日組章繪句之  
巧未能及古而韜鈴橐鞬之業則日益精以今之  
武侏古之文是又僕所拭目而望覩也嗚呼一別  
真是流水不可再回恨天慳良緣不使僕與子足  
下復獲對床把筆以傾倒所懷也臨紙茫茫何所  
成思不備  
呈趙正使  
大命司賓廷

遠人黃金闥豁日華新雲中鳥影度珠

砌上笳聲流綺塵

儀比鸞鸞真世瑞

材如瑚璉是邦珍歡和結依益直自層城薄九旻

奉謝

趙泰億

觀瀾詞案

日者家

惠詩章已覺清警有味儻語尤典雅有則不斜遠客  
歸橐得此  
希珍情過縞帶之贈感踰百朋之獲弟



賢美太濫令人發駭義當遂篇攀和少效謝忱而行  
期斯迫意興忙撓止用步韵一健仰塞厚誼愧覩  
良多未及暗轄冀或頌益

呈任副使

久聞瀛海出魚龍

使者戎冠執瑞恭

兩國河山存鬱祥

殊方禮樂觀雍容霞裾飄上蓬萊翊羽蓋

縈菴落峰自是

群仙無不醉日邊碧沆

賜恩濃

呈李從事

西洋天塹固特侯

世交通

諸容衣冠古

大邦詞賦雄真如摩漢鶚怯比集川鴻不同山何山

何異八絃神火融

酬謝

李邦彥

三宅觀瀾

詞業

尺牘兼佳什仍將好意通才高推鄭產文富似揚



雄瑞世驚翔鳳儀

朝想漸鴻何由對一榻和氣襲春融

為惠巍牘足見識高學博令人有望洋之歎也

歸期已迫自尔年、未能仰復如儀慙負慙負

辛卯長至日完山李邦彥拜稿

送任副使

黠域環瀛表

桑邦初曜邊

威明臨赫

仁化普平

未煦漸風涼

餘霑及函朔

泰和均卷錄

令運共共延鄰約常尋舊聘期永弗衍華修承顯構

乃睭致殊垠古候東風律光芒南翼躔操圭超炎漫

反幣展纏綿

廷絕興戎口派休翰飼肩鷄聲鳩徽鯨肉餌蛟涖惻

氣交歡衷億祀指誓前

箕封隆替緬禹範古今懸姬室禮猶襲殷家貨尚沼

歲科成俊成寬教授豪賢抽取毓材盛撰任啣



命專歌文那須試裴鑿正當銓窮秘檢芸簡陳誠撼  
細旃或詞如琢玉亦辨似洵泉咫尺逢機決始終伏  
節全疆采芳甸出袂向沃焦褰潛府騰魂恠隱娥  
獻艷媽橫波單把劍辟浪一揮鞭碑碣元深背翺  
翔整岫巔醇澆觀政俗腴瘠顧山川近騎郊分隊  
傾亭道擊解服裝殊濟楚播吹乍訶闐不詳夷愛  
別果是漢魏傳桐閣錦簾簇伏儀霜戟聯珮鳴隨  
步動冠側見傾宸廟器應推貴  
國華之可扇需雲浮瑞彩湛露降  
恩消為設釣庭奏大羅采殿筵合歡無異土寵賜有

有加遺宏惡揭門館優豐啟既辜益勞求弊陋計  
少薦

神仙力會湯吐地維開塞整龍驤班百萬虎旅狹  
三千群收衣裳會素侯珠繡鄧年、因庚栗日、  
蔽空船雪嶺秋春顧蒼溟形勢連忽如非土歎欲  
賦曰歸篇螢度楊花渡鴻飛名木天蕙蕪香不起  
蝴蝶冷無眠頭笑離英畫紛然曉霰翻清吹振寒  
筥遙思上霞笈悲興懷詩杜遠游憶史遷誰披行  
監當使能坐譚玄堂無九重譯乾坤未了綠須臾  
催駕鶴縹緲向霄烟惟有蓬丘月夜、自團圓



送李學士

勿別金燕士，滄波欲不流。  
悲歌搖屋閣，長揖不仙洲。  
霜撲輓轡，劍雲行翡翠裘。  
黃金臺上，公能酌酒如油。

送洪書記

自是佳人大，一方鳴環珮。  
迴初望身章，全被秋雲碧。  
歎口輕噓白雪香，回首瑤地知有路。  
不眠蓬島覺，饒霜可堪織。  
子彈殘月復，逐離鸞任意翔。

和

洪舜衍

愛君文彩擅東方，即處溫然更儼望。  
氣自豪雄

警譽蔚詩，播傳誦姓名。  
香殊鄉離恨，腸非鐵遠路。  
羈愁賢欲霜，別後音書何處托。  
春來鴻雁會南翔。

送南書記

金風吹海上，人心若有易。  
遠鶴時乃起，層、九層碧朝掠。  
龍府深夕憇，驚峯脊殿宇皆珠貝。  
俯啄暫自適，誰採白雲芝。  
副以紫霞液，回裏押羽仙。  
此意多餘情，長鳴曼而公。  
六合不留跡。

辛卯十月廿八日，廣館唱酬。

西朝文歡薄海無虞，即今

使軺遠來申修世，睦實彼此攸。  
驩慶兼又吾輩，笑

惜



諸貴客周旋一堂得觀  
大國光儀欣喜之私布陳昌整惟東南風土木嘗服  
習加以水陸萬里衝冒霧露而進觀之際方見津  
、氣色溢乎眉目非君子之素養則壯士之英傑  
矣仰慰交切

李學士席次

奉呈李學士

紫海秋光清欲鎮登臺西北客星遙騎鯨游子疑  
名跨鶴仙人來自遼路遙嶠雲投縹緲霜彌驛樹  
涉蕭如今得觀峻增贊竹潤松筠長後荆

學劍亦無成曲宴杯盤簡高軒枕席清群仙  
有奇格佳句使人驚

頓奉

李碩

諸公  
海外有真仙群賢無乃是方知日東秀不特山河  
何美

走和

此話入玄特豈論非與是網繆情不窮人集西方  
美

臨散又奉座上

李碩



諸公

兩國無千里群賢共一時情深仍托契酒盡無良論  
詩旅泊誰相訪團圓未易期洪崖有奇藻佳會日  
恐差池

上俠託室洪湖 適有忌期不來列會故云

走和

萬里飄飆客奈過搖落特粲曠大賦海月映清詩  
誰謂偶然會豈無不朽期莫惜寒不耐把筆沈瓊  
池

謹呈嚴書記

瓊館霜飛談笑閑早知西楚世多材囊中自有問

春依唱向千山喚暖回

次奉觀瀾詞伯

嚴漢重

旗鼓詞壇白戰開南金東箭各需材兩邦文會真  
難得永夕團圓且莫回

再呈嚴書記

即須促膝問依、海瘴山嵐染盡衣服夜何久向  
霜月一腔吹徹鶴南飛

錄奉座上

嚴漢重

諸公



兩國詩仙會十年  
枕宇間他日倘相懷  
萬里隔雲

山

步和

人間遊跡遍  
應亦暫時間  
浴漾蓬瀛水  
透堂捧玉

山

謹呈南書記

烟波辭國久  
閑渡入疆脩  
裘斲十雨華  
黃四海秋

方言間自記  
詩語與人酬  
復向道遙外  
溟鵬學浪

遊

次奉觀瀾詞伯  
早吟西漢世  
南聖重

甫

信學尋舊好  
才拙愧前脩  
秀嶽長留雲  
奇花獨殿

秋酒欣連日  
醉詩唱幾人  
酬冠絕平生  
事惟應記

此遊

芝筆奉座上

諸公

南聖重

古寺鐘聲暮  
高座燭影寒  
羈栖千里客  
喜得一宵

顏

持已昏黑在座並約待

十一月五日

聖日賓館唱酬

星李學士

遠人何事意  
勿一飛雪彌  
天弄曉風  
笑倚高堂  
悅



衣生仙山自有玉燼濃

和

遠客歸心日覺急海門寒  
又餐月休嫌雲意偏  
蕭索和氣氤氳滿座濃

再呈李學士

料館事勿冗再昭難果而旋旆亦期促兵敢敬  
一杯侑以鄙什

生為僕佐足稱豪無限長風送節旄銀鷁博空秋  
色動玄鼉吹浪海祀高酣歌且按勾嚴部慶部意  
氣將投日本刀此去瑞池三萬里復飛觸羽進蕭

甫

菊

和

自笑衰齡氣尚豪月榭天未逐旌旄建雲鷁路青  
冥閣次日鯨波白雪高遺興詩情揮健筆防身物  
有雄刀盃盤鼎味供新具魚是文鱗酒是茵

疊和

冬半客思應更豪紛紛白雪微旌旄淮南幕裡才  
無比遠在帽稜人自高當座吟裁盤鳳錦泛瀛子  
試簾鯨刀歸來正好澆胸抱鴨綠江長色似茵

問



李晦習李退溪之於朱學平正醇粹可謂得其宗者固攸欵服晦膏則有退溪所述行狀可考至退溪事跡亦必有門人子弟所錄未得傳而見之爵里世系為何仕自何 朔至何 朝 足下如有所記請被錄示

答

李碩

退溪李先生學問之醇粹貴國諸公既已稔聞不須更容贅說先生本以慶尚道醴川之人官至二相字景浩其平生事跡已有名賢之撰次 國家特設書院為多士藏修之所

矣

宣廟末年際遇特隆我東李栗谷先生亦其門人也

問

得承退溪氏後有能振其宗風者李栗谷可欣也栗谷名字為何有論述可得而見者乎哉

國有山崎敬義者費唱朱學之鳴矣嘗就

貴國所印小學集成中抽取本註以登于梓世賴知有考亭原本

貴國之惠多矣但外篇本係秦漢以後文字一書之體今無註釋而嘉善善行內三條有下訓處題為



本註字亦缺脫蓋為鑄字所誤而然宋元明板傳

我境者並無考亭原本不知

貴國隆集成所收外別有本註以行乎

嚙外交重不

貴暇見答而

日已腫里矣

前所問小學本註一事請見教示

答

李碩

日已腫黑眼指不能書當待明仰復明間取公如何此子平生略有豪氣未嘗以不平之氣留於方寸間矣今日相對不能吐一言相酬方言之不相

通最是不平處也呵

學士年指予呈詩亦豪二

復

此答數日後

李碩

教意備志我國栗谷李先生者

宣廟朝名臣嫡傳李退溪先正統緒其學以明義利

正王霸為本以天道策問登科科所謂天道策問

題者 天朝能文章者所出而中朝之人不能對

我 國使臣得其題而來出於科場栗谷先生之

依以高等上之中為第一其所對之策流人於中

朝其後天使之來先生以兵曹判書為遠接使天

使聞其名曰是製天道策者邪仍與抗禮執子論



交其敬待如此矣名珥字叔獻官至兵部尚書  
兼大提學年四十九早卒有文集數十卷行世曾  
已配享於夫子聖廟矣先生成先生名渾字浩源  
號牛溪其道學之高明與栗谷同亦登崇于朝官  
至兵曹參判亦躋享 聖廟矣古今學者非不多  
矣經編之才推栗谷為第一豈不韙哉我國小學  
有二本一則朱文公曰註也一則李栗谷先生剛  
繁就妥且補闕遺以便芳閱進講於  
經筵即今士大夫家皆以新本子為重其詳解詳考  
無遺簡約不繁而猶不悖於梅菴本旨曰本亦曾

經大賢之手豈有疑悔之處而不可讀乎小學一  
編實學聖路頭工夫而 貴國亦刊布於國中右  
文之治即此可知

笑幸甚幸甚 眼昏清卓悚

呈洪書記

曠昔詣館有貴幹不得見今被披

豁渴垂頓首

貫月槎浮未有期欣瞻故國美姿儀八道風烟劍  
出三山乞色倚樓時林壑無處不霜皇為批琪花  
第一枝



和

淹病山樓負好期今朝欣觀美容儀無雙國士知

君是第一駮壇舍子誰初序悠頭顛白恨凡

光處橋黃時天南近臘江梅破令我殷勤贈

一枚

呈嚴書記

客忘新見六花開斜掠貂裘舞萬回欲借侯君問

半日馬蹄踐踏泥來

和

嚴漢重

小堂佳會雪中用不字山陰客棹回始識日東多

雋士蔚興文教百年來

呈

嚴漢重

日暇得見呈

侯華駢語及書文俱皆警絕精傲令人歛服未知

積學幾何而能臻圓奧邪

各

誤被題譽不堪慚愧僕壯歲好讀古文而資性庸

劣志氣不植未知韓歐家法何如頃者得見

三使臺題某人詩集序典重雅馴真是作家使吾

輩大悟作文法式竊懷感銘請以此意轉致乃事



呈南書記

用前日李東郭賜示

起看山岳色凋落物皆是恠向韓客筆春華長拔美

南聖重

觀水必觀瀾 君應取於是非徒汪汪波更歎洋

美

武士橋興文卷百五

山陰名神田路藏日火多

烈士報讎錄

元祿十四年辛巳春三月 敕使前大納言藤原資

康中納言藤原保春 院使前大納言藤原瀨定未

江府 命使内匠頭淺野長矩接伴 敕使左京亮

伊達宗春接伴 院使十四日 延使報謝 詔命辰

刻儀未行長矩平拔刀擊高家 高家掌正京接應之事接伴官每稟指授

上野介吉良義英被血脫走又擊之仆不死梶

川賴照 從後抱持長矩呼目付收之仆

諸高家赴至擁義英入直房目付就訟爭故

長矩對自奉 命接伴上野介每以非禮見遇是以



及事義英時曰臣素與內匠面識而已數月公事相  
聞不知有甚罪網乃令大日付伯耆守仙石久尚  
命曰內匠頭既正刑矣卿治所創供職如故長矩賜  
盡于右京大夫田村建頭郎時倉卒不暇使脫朝服  
檢使下總守庄既至引出之傳命曰卿為私爭故隨  
國大禮用及殿內大不敬其自盡既家士領屍葬于  
府下泉岳寺遺義英西人負贖長矩母伴之日不行賂  
擊是日殿內相過又有所犯長矩一時憤激遂至不  
明日命淡路守脇坂安照肥後守木下公定往收  
赤穗城荒木十左衛門神原采女名不詳者以此監之

既凶問至赤穗長矩長臣大石良雄聚眾言曰上野  
今在吾曹唯有枕城耳大野九郎兵衛亦與良雄同  
班遠贖財賞倡為逃計城眾凡三百餘多從為其稍  
有志部長往々柳令不通應義者僅五十八人相共  
刺血盟誓良雄乃作口伏書使多川九左衛門月岡  
治右衛門張臨齋至江府致之長矩外親采女戶田  
氏定時松平綱長野澄並曰內匠頭有罪伏法  
臣等謹以服命矣但家眾以上野少殿故也以謂生  
不復可面予人臣等妻加訓諭田舍人須平弗聽然  
於君上毫無所恨亦計各自及枕城死身今將以此



意曰付宮恐或但閣弗通敢告左右以希轉達氏定  
依各書使家士中川甚五兵衛召長矩郎士並二使  
告曰赤穗士眾能聽我命耶必通前言于目付郎  
二使對曰臣之也赤穗眾約米女正殿別有指揮俾  
我曹得完名義則便還報不須更告目付宮臣今非  
閱報書未知所對乃示之文曰家眾所議絕為粗戾  
亦坐不審此方事宜也內匠平生敬上奉公此鄉等  
所素知也則鄉等所以為忠若速納城解去別致言  
曰必通前言于目付達之公聽則大學張矩及諸  
宗族豈可得無不利鄉等宜思甚五兵衛亦曰米女

正敢為諸君保無過天下孰得以授城為議二使乃  
還報氏定及長矩宗族安藝守松平綱長土佐守淺  
野長澄等頻馳書諭眾所言皆皆同眾乃更議會死  
花岳寺在赤穗乃而良雄與與野將監進藤原四  
郎小山源五左衛門張原元辰等竊定輸城徐圖  
義英也會眾言曰有故更議輸城諸君宜解去既退  
與眾微相言曰諸君此去豈無後死取哉眾或喻其  
意而罷或怒思圖良雄固嶋常樹以謂致沮議者九  
郎兵衛也斬之足矣往見之九郎兵衛祇候不出常  
樹道入內門詔呼使出九郎兵衛大怖乘婦人與虫



城逃去九卿兵衛子郡左衛門卒妻等繼亡曾乳母  
其新家申是眾益離沮而輸城之議定矣方是時  
公使將至隣郡牧守出兵界上以虞憂民庶駭洵幾  
荷捨立良雄率吉田兼亮原元辰等日坐解舍接見  
吏民應對四方戒擾動防逸內外諸吏一莫墮滯  
城中賴重皮伏至也橋道暴船隻候迎唯謹悉藉  
所有器械金穀至紙鈔出入袒納完欠之細進焉候  
其循城以口伏書請曰臣等遵松平安誓守戶田米  
女正淺野土佐守所令謹以納城然淺野氏勝國以  
乘世被思眷今有學見在願其赦罪繼家公使昇

坐良雄又以面請至夜公使召見曰子之施為殊  
厭人意所請當為馳報安意俟之因饋魚鮮以嘉存  
焉四月十九日輸城解去尋義英請致仕聽之子義  
固襲祿而至八月命褫長矩弟長好祿令綱長嗣  
之廣島城綱長良雄自去赤穗居城及山科協糾義  
眾專圖報復遺飯妻及幼女次子為僧而或出游京  
師淫蕩無行如狂至披僧衣携婦女曰晝醉市聚備  
夫與蒲塲散髻不佩刀以從飲娼家雖親戚惡其為  
絕不與通良雄妻父石原五兵衛仕甲斐子京極  
將如江府往談母及原五兵衛曰再謁龜期  
源五兵衛曰再謁龜期 雛豪偵



知以謂無能為也明年三月良雄使兼亮率數人先  
入江府掌硯形便變姓名儼市卷款祘為多贊者以  
故眾日夜來往人不之怪神崎則休前原宗房伴為  
敗夫居義英弟側因出入以標動息有所得慮執十  
月良雄子良金來江府亦變姓名祘垣見左內良雄  
繼至祘垣見五郎兵衛時眾稍逃盟在者五十五人  
義英畏懼屢遷夜宿莫測其處而性常以茶事為嬉  
良雄乃訪得其所善茶人使大高忠雄伴為富高與  
之交徵日暱茶人偶語又十二月十四日夜集飲義  
英弟忠雄忠雄欲覈其實經日贈之帛段說請曰近

將還鄉期十四日夜過所居以執別茶人果諱以前  
言於是良雄聚眾約十五日拂曉奉事時眾人逃盟  
在者實四十六人笑立約三處一當會齋一人  
荒勿得庭誤一獲警首隨即投付已裏持深茶之  
途或過公使見一獲警首隨即投付已裏持深茶之  
衛首置而勿携一器相集一退時鳴鉦率出而  
後門一既出當入無阻告曰我且駐內橋今  
還路邪一既出當入無阻告曰我且駐內橋今  
警入無誤當寺以迎公一使倘慮此散煩既至  
警家進請曰今既獲警一使倘慮此散煩既至  
死不說請曰今既獲警一使倘慮此散煩既至  
恐有誤化退勿卒願被暫待公使同要入對以  
不送專壞退則易忘進雖即退亦引退條令持欲臨時  
為義英者也見額及背有創痕喜曰此非亡主所予

即



擊哉良雄令先典斬其首視襯衣藉之捕一人識認  
果是兵衆起亂呼索義固不出乃吹器相聚滅燭灌  
竈戒傍巷曲火掣首擁去天明至無祿寺在義興  
不內轉經長矩故邸在行下餘推乃賜適泉岳寺  
距羅祥畢付之寺僧曰善收之是夜所殺凡十六人  
傷二十餘人戎衆被創二跌撲自損三良雄預作其  
名書二通一則留義興外廳一則送遺兼亮及富森  
正因齋詣仙石久尚其言曰內匠頭以私亂擊上野  
介殿于殿中坐是賜自盡收城邑謹已奉命兵特登

時為旁人被追所仇獨免伏及之下為懷何如凡在  
臣行不得忍也以吾曹之與貴人相仇罪不容誅而  
君父之讐意不可與戴天今日敢擬伸報亦冀以濟  
亡主之意兩既而二人至久尚血衣冠足立廳前納  
書請曰內藏助以下並在泉岳寺聽候官裁久尚則  
出見之曰果了上野介邪對曰是久尚命食具洗沐  
授衣改着以事上報乃命諸月付石良雄等于久  
尚第訊狀良雄與兼亮沒容對以所有目付問左兵  
衛國儀何為良雄兼亮相目而笑曰好國遂分拘良  
雄等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



毛利綱元監物水野忠之等郎初良雄之去赤穗竊  
取長短藏金萬餘兩自隨人多汚之而已日義孝之  
需肯取資辦支費至盡至是簿具注緘如郵書使人  
結束為脚夫十五日拂曉特造長短夫人許歎人  
部少府輔野長祢來自京師瑞光院都野氏香火  
良雄前此院置之而去明無所私也明年二月四日  
申付義固于安藝守諏訪忠虎拘置諏訪城罪其不  
恤父難也衆之襲義固執長刀與瓦砾皇合被  
復公弟衆往開戶穴杯起匪翌日家斬二自傷面  
以成辭更顯視之不許左偏中義固所創一自傷面  
有傷司毀善英弟規為棄地後良雄等就所抱四郎賜

盡 余曰前者淺野内匠所犯大不敬論死如法而  
吉良上野外原而不問汝等乃証以主讎結聚徒衆  
執持弓矢擅殺不憚抗法之罪增係深重其各自盡  
聽四家桑之長短墓側各為立碑流其諸子子伊豆  
大島年幼侯至十五遺之為沙門者免村下往觀碑  
者填湊成市坊間又梓衆姓名年甲鬻之大售至所  
遺戎具見幸賀齋藏焉  
義士四十六人輜有敵不頌城  
大石良雄祢内藏介其先出自鎮守府將軍藤原秀  
卿世領近江栗太郡大石庄因氏馬庄枕湖高山四



圍人多驍勇雖經世亂不被侵掠中世隸足利氏應  
仁之亂闔族戰亡特有小山久朝者父大膳大夫兄  
九郎繼俱仕足利特氏特氏叛足利義教敗而自殺  
結城氏朝奉其子春王安王攝城後叛大膳大夫與  
九郎在城中義教遣兵悉虜殺之以故久朝自幼流  
落居京師而大石乃與小山同出庄民迎以為嗣久  
朝而上系譜沒戎燼莫所考久朝三子久重泰賴朝  
重久重子曰重綱重綱子曰金右衛門仕元利義  
昭織田信長攻殺之棄其地朝重生重國重國生朝  
良朝良生良信初稱新七郎後改久右衛門仕豐臣

秀次秀次敗屍居大石生良勝始仕采女正淺野長  
重有戰功及長重子長綱改封播磨赤穂後徒為祿  
千五百石生子良欽亦祿內藏介良欽生良昭祿權  
內早世良雄乃良昭之所生兼重良欽以襲<sup>世</sup>職為  
人咏易簡樸不喜矜飾長短之時有故雖仕國老於  
事辭預而內實剛潔存忠諫最厚族人至輸城日人  
始知其有幹畧焉既死泉岳寺僧命法名曰誠年四  
十五生三子二女長乃良金餘皆幼  
大石良金祿主祝良雄之長子來江府日既加首服  
其至仙石久尚宅目付特呼出之曰年幾對曰十五



日付顧良雄曰子有好兒在坐為之飲泣吉田兼亮  
稱忠左衛門為郡代祿三百石年六十三輸城之日  
與原元辰共助良雄綜理諸事近藤涼八亦長矩之  
臣也名知兵兼亮嘗從學未成長矩敗涼八不應義  
盟速象解去兼亮就之修業曰吾將有所用豈顧其  
人何如哉數月乃來京師與良雄協謀前後施設皆  
出其策

吉田兼亮稱沃右衛門兼亮之子年二十九  
原元辰稱統右衛門足輕頭祿三百石年五十六與  
堀部金丸同死延並充成壯慨象之濟事多賴其力

片岡高房稱源五右衛門內證用人祿三百五十石  
年三十七初與磯貝正久右赤穗聞訃曰上野介讐  
也與俱如江府計刺之至此與眾赴節  
間瀨正明稱久大夫大月付祿二百石年六十一  
間瀨正辰稱孫九郎正明之子年二十三  
小野寺味秀稱十月京屋舖留守居祿百五十石  
磯貝正久稱十郎即左衛門物頭祿百五十石年二  
五  
堀部武庸本姓中山氏稱安兵衛金丸之養子襲父  
祿二百石年三十四奉父仕信濃守溝口某有故屏



居以死武庸去依人于江府母舅管谷六郎左衛門  
仕在京大夫松平賴純與友有爭期鬪于高田馬場  
行過武庸告以事故曰此非可以告子或云六郎左  
妻馳人第遺累在賴煩付託武庸曰付託事在後日  
安面觀伯父期決可束手而已哉固請偕往或云請偕  
往六郎左衛門不肯而行武六郎左衛門從一奴仇  
後從三人武庸進方與一人鬪斬之一人既後後來  
擊幾中乃旋身橫斬之一人望勢逃走而六郎左衛  
門被重傷不能起武庸乃壓刺仇屍使其死穩扶六  
郎左衛門行里許投一人家決時六郎左衛門終死

武庸出市買棺斂之使奴身送僧寺還更至馬場鬪  
處則路人停觀如堵乃混眾中視仇家來斂屍首徐  
而歸家初鬪仇及及帶斬寸許隨不補綴人問之輒  
曰所以得有今日者賴此帶爾我將留以記其功後  
憑金丸求仕長短金丸愛其勇鸞之久不見舉謂武  
庸曰幸我孟子子必求仕何不來為嗣武庸曰此是  
下情所願請退謀所親金丸艱然曰子無分決莫復  
以言武庸謝曰唯命然冒姓以獲祿非我之志而公  
之子我亦將有取繼續非其所料也靖從本姓見禰  
金丸可之即席結成父子居歲餘武庸乃曰於我足







管谷政利称半之丞禄百石年四十六  
不破正種称敷右衛門禄百石年三十四嘗有故罷  
去至此死節力闘多殺为最  
千馬光忠称三郎兵衛禄百石年五十一  
岡野色秀称金右衛門初名九十郎年二十四  
水村貞行称岡右衛門禄五十石年四十六  
貝賀友信称弥左衛門藏奉行切米若干年五十四  
大高忠雄称源五近習切米若干年三十二  
岡嶋常樹称八十右衛門賣原元辰之弟歎定役切  
米若干年三十七

武林隆重称唯七近習切米若干年三十二  
村松秀直称喜兵衛来江府薙髮號隆圓近習切米  
若干年六十四  
村松高直称三太夫秀直之子年二十七  
倉橋氏幸称傳助扶持奉行切米若干年三十二  
杉野次房称十平次近習切米若干年二十八  
勝田武亮称新左衛門中小姓切米若干年二十四  
前原宗房称伴助金奉行切米若干年四十矢頭教  
兼称右門七年十八與父長助俱預城中之盟良雄  
憫其幼教去教兼怒曰公以伐年弱不能為邪投刀



將自死衆救之以上長助後病將死授甲一領于教  
兼曰汝克從內藏分以濟復讐教奉其言及入讐房  
書又法名藏請缺兜之中云神崎則休称與五郎步  
行横目切米若永年三十八  
弟野常成称和助步行横目切米若于年三十七與  
神崎則休初仕美作守森忠繩忠繼國陈去仕長矩  
僅四年

横川宗利称勘平步行切米若于年三十七  
三村包常称次郎左衛門臺所小役人切米若于年  
三十七衆之在赤穗會議偶呼酒也常執注而進衆

拚盟毋不令觀包常曰風聞諸公有結義之計雖以  
僕賤願勿外焉衆笑曰匪汝所知包常色怒曰今段  
之事豈有貴賤請不已良雄隔障坐聞之曰次郎左  
衛門言是也我不遺汝自後數年以事包常奔走弗  
懈衆猶觀賞已至此死節

遺子二十人

大石吉十代良雄次子年十三前為僧居但州豐岡

興國寺齋永八年疾終

大石大三郎良雄第三子年二歲

吉田傳内兼亮次子年二十五



原重次郎元辰子年五歲

元岡高房子某良雄養為子以嗣男山大西坊

元岡新六高助高房次子年九歲

間瀬貞八正明次子年二十

富森長太郎正因子年二歲

矢田依十郎助武子年九歲

中村忠三郎正辰長子年十五

中村勘次正辰次子年五歲

不破大五郎正禪子年六歲

村松政右衛門秀直次子年二十三

奥田清十郎行高子年二歲

茅野猪之助常成子年四歲

木村惣十郎貞行長子年九歲為僧

大岡次郎四郎貞行次子為長矩家士大岡藤左衛

門養子年八歲

岡島藤松備樹長子年十歲為僧

岡島五郎介常樹次子年七歲為僧

吉田傳内間瀬貞八父死依親于中務太輔本多政

正鎮所中村忠三郎依親于大和守基忠鎮所村松

政右衛門舊仕長門守小笠原定及流三家有資遺



之之先事死者四人戴賊中  
菅野三平中小姓長矩依父子摸品命不可復父  
菅野父命青繼他姓固辭不聽乃謂君雖言不可復父  
命不可復自殺死平十  
岡野金右衛門典子乞考同祿物頭並祿二百石病  
死矢頭長助教兼父也勘定頭祿百石病死  
橋本平左衛門祿百石自殺死  
後事死者一人十二

小山田十兵衛年八十一前已致仕雜髮号一因長  
矩滅後來江府依女家以子庄左衛門在盟中心竊  
自喜庚午十一月庄左衛門盜片岡高房衣資亡去  
事濟之後府下傳良雄具各書一因始聞其逃節自  
殺死國林之助祿十名不應義盟去居江府卒未  
自族通侯殺自殺家訴之有司端以病狂或日親

赴義赤穂者五人  
岡野次大夫 井關德兵衛 井關紋左衛門  
大岡清九郎 中村弥太之丞  
右舊仕淺野氏者擔甲赴赤穂請興死守良雄曰



此舉非致也不宜納游士不許

前載盟後逃節者七十四人

或預城中之盟事散輒逃或來京師初協謀後背去

或至江府近期而亡如寺坂吉右衛門經至十四日

夜不知所之故具名書列四十七人

附

常憲朝之薨行赦釋淺野大學遠江戶大石良雄以

下諸子自流所還年幼候遺者並蒙豁免明年

賜大學祿五百石正德三年癸巳安藝守

松平吉重授良雄子大三郎祿千五百石

記淺猥不足傳也輯以為編傳聞之際未免錯脫者

付之後日訂補

殿訂正之詞並義士井歌祭長矩文一

記室親附會往之而其事者所倚文一

德之則徵之捨而錄蓋雖漏以所親見聞此

出所記之外多利真者亦竹而無一也

長短與與至好辰歲始仕野義舉之

前主為日殊來且子以君臣之義雖無

並不應正德元病終宗師云淺不從後諸

所正人之成風五百年于今天涵濡泮礪之餘卒待



四十有六人以斧沛乎江河率去赫乎日星並縣自  
舉事之始海內竦乎若有覆而至伏刃之夕愕乎亦  
若有表焉則其聲烈輝英之所流及豈無復俾讀此  
致烈士報讐錄

哉我所天之謂讐而長短之舉私忿也不敬之坐公  
法也以私忿而死公法非有能操戈刺刃主使而隍  
中之者而然良雄其將不知所施而心得不遂之意  
償單死之怨以與我主同科並誅而後已焉者何邪  
分然爾安容已唯其不容已斯與義英正不戴天之  
名矣若夫佑抑予集有司之所嘗論定乃結徒持兵

震驚城府擅相誣侮仇殺抗上之罪罪足可數則錮  
之流之市斬之門誅之亦肖法之取當然而戒之所  
不得而料耳此蓋良雄之所以為心觀之遺言晰然  
可見而其致誠之道靡缺而奉法之敬未嘗不存委  
命於議而取安乎心理終始曲盡從容有餘者固非  
夫硜硜好氣決激諸一旦而為之比也予恐世所編  
者扼腕三難繼之湧泗交下以風勵乎千載之下也  
哉綱常之道固墜而忠義之靈不朽



四十有六人以迄沛于江河卒去蘇子曰蓬蓬然自  
峯車之始海內賦才若有表而至伏及之文愕乎亦  
若爾常之登國整而遠羨之靈不味豈無復伴讀此  
亦外海三環之氣也文不心風鳴于十清之下也  
夫至野也戶天燈諸夫且而世之世字以世而歸  
卒公羞而風而平以野然也曲盡其容而得各回非  
可與而更於旋之直而轉而轉也如而音不容矣  
不與而轉在大蓋更轉以而心也如之直言也然  
之流也中神之所精也亦首意以直而然而外之所  
東書也亦野也時有州也此上之罪罪及而轉而歸

助字雅

矣烏旃也已乎哉邪夫歎矣諸耳而已語已詞也矣  
意已決而語亦窮烏語已絕而意猶餘旃焉之輕也  
終而乎已盡而繫乎疑哉歎邪乎之怪夫其意歎而  
其音雅歎與與定於意而疑於詞但歎多歎嗟之音  
嘆多許付之義古通用也諸為之乎又為之烏每僻  
二意者也耳猶止也決也有不振不復之勢而已猶  
窮也盡也有無餘無他之意爾猶云只如是然也  
於于諸乎越間字也於重于輕諸僻之於乎只取音  
意窒礙匪指其處也越踰其等而指其對以人對



夫抑粵益發語詞也大有所道也抑抑上而起下也粵益俱有謙遜不敢之意而粵臨言更加詳密益欲言而疑惑不質如若然為尔乎伏物詞也如乎若活然意益為音揚尔輕乎窒亦不覺之也是此斯茲指地詞也是正指此切指以之相辭亦斯不離乎是茲現在於此之詞亦不覺之也嗟夫嗚呼吁咨噫嘻歎詞也嗟夫其音雅嗚呼其其意傷於戲傷嗟感美頌揚多用嗚呼大息發也咨有了寧諄懇之意噫胸中有愠噫意中有定亦不覺之也其厥指物詞也其指將公厥親指的

敢果肯決詞也敢以心言可為而不為可辭而不辭畏退冒進之意果以事言依於前而驗於後斷於內而凝於外結茲成效之義肯甘為也亦不覺之也共相昏貝俱皆借象舉典也彼與此之謂與彼此通之謂共輔而與之謂相率而共之謂昏彼此共備之謂其彼此與在之謂俱和而共之謂昏和而與之謂借彼此感同之謂咸會眾共也舉統皆也亦不覺之也惡為昌胡矣詎庸安何也何為反詰之義惡氣窒為意揚昌音究胡何之輕矣何之深詎等何以其意抵庸為焉以其意活安猶云忽生如此而安置得也亦不覺之也



逮迨既洎覃延被迄及也及自此而就彼逮迨而始  
到迨迨而欲至暨既及也洎漸也覃布而及延引而  
及被音而及迄見下文  
唯惟但第啻止徒只也只唯之輕唯只之重惟唯之  
專但為徒只第為且只啻啻猶云不止如是尚且  
又然止止於如是也徒無考於理無益於事也  
屢亟頻荐連比數也數、也屢猶時、其意踈亟猶  
日、其意急一時並至之謂頻連日仍來之謂荐並  
而續之謂連並而密之謂比  
或在有也有對無之揅或有兩之義在存於其處也

莫亡因微靡蔑無也無對有之揅其音平莫漠然絕  
無故其意緊亡曠然無迹因昏然不見微其急為殆  
靡其義似鮮蔑減比莫較緊

初甫肇創始也始對終之揅初當音也甫方始也肇  
創俱起事之始而肇輕創力  
卒意畢訖終也終對始之揅故其音平卒對生之義  
故其音婉意究其極也畢要其終也訖猶云至今也  
與迄同訓為及也良允寔苟真信誠實也良於理  
為亮然直實於心為易然信納允於理為穩當於心  
為信肯寔僻實是二字苟僻僅誠二意  
誠之為方得真



不雜為真不疑為信心曰誠事曰實  
殆幾沈庶尚向壘將也將其勢欲然也殆猶云將墜  
幾猶云將及沈殆之切庶幾之緩尚係心多向係事  
多至殆之輕  
驟條乍倏頓忽也忽猶云出不意驟猶云襲來倏速  
忽也乍倏忽也倏暫忽也頓殊忽也  
浸稍徐漸也漸有次而進浸無跡而主稍猶少  
微猶暗徐猶遲  
統都渾凡總也總統而束之也統總而紀之也都聚  
也渾合也凡總括絜皆之義

應當宜可也可以事言則順亨不礙以理言則允當  
不亦事自合然之謂應理必合然之謂當、理而称  
心之謂宜  
謂云道曰言也言猶云其語曰也謂猶云擬  
動猶云舉足必陷也輒便也易也  
嘗音也又誠也曾嘗之緊  
不無意而弗有力  
非不是也匪不然也  
未猶不也盍何不也  
直一直不顧之意遂因乎此而趨於彼之詞



須必用如此也。要必求如此也。  
固本然也。素平素也。  
向對今而指前曩昔日也。  
獨單然無類也。特斷然絕眾也。  
誰所指專就所喚況。  
彼名出門指之義。夫喚出所言之詞。  
顧及思也。想遙思也。  
豫興預。事前定也。逆迎其來也。  
并侔竝也。二人俱立之謂竝。二人相合之謂并。兼其  
二意者也。

門所

成作為也。為奮而力也。成終了也。作新造也。  
而者上將絕而下亦承起之詞。然者上已絕而下別  
轉起之詞。  
者與也。將指其實而且舉其端已示其狀而畢結其  
終之詞。但也虛而者實。  
既盡也。故其意緊已息也。故其意緩。  
縱放而任彼之詞。就付彼所為之詞。  
引彼為譬曉此為喻。  
猶欲然而未然也。尚可止而愈進也。  
尤甚也。最猶云第一也。



爰緩于乎

維輕惟重

傷與及不敢正言也似不敢實言也

側聞

竊私陰潛如字

假借藉教如字

暇其實不然借假為己藉固乃已不借假為己

莫母勿也勿專主禁止莫欲其無而禁之母禁之而

欲至無也

由從自也自指其源由緣其源而求從隨源而至也

能克善也善有能之美能者善之巧克者勝而能之

能者耐而克之

姑苟權且也且欲行而不果姑欲決而不忍苟草然

且尔也權假且也

終僅苟也苟言淺而意深終淺僅少

冀希願也願情實冀言切希奇而冀之也

頗粗畧也頗物近乎盈之詞粗畧如字

恣殫盡也盡竭其底也恣舉其衷殫窮盡薄裏也

太孔劇酷甚也甚切太寬孔婉劇急酷苛期而值之

謂適正當欲心之謂恰

及適祗却也及觸而還也却抵而退也適為却當祗

為却正

與多同



即使載則也則文勢頓下之詞即就也便速也載便  
之輕  
亦復且又也又一事上重生一事也亦以彼一事對  
此一事也復已往者再歸也且暫捨前事而又發後  
端也  
吾余予我也我吾之對物也吾我之自謂也予自喚  
之切余自稱之緩  
輩曹儕等也等同為次級輩同為比列曹同為群類  
儕與我均類也  
汝乃尔也尔輕汝重乃切

躬親自也親以身當之躬以力任之  
通迭互也且吾並出之謂之代換以進之謂遞迭併  
其二意者也  
其意曰也云猶云其言如是也道唱陳述之意道重  
云輕曰平言實謂切  
每雅恒常也常、也每、也雅常素也恒常久  
也  
如儻脫若也若活如平儻偶若也脫謬若也  
令俾教使也使以令付于人者為主故其音汎令以  
命出于我者為主故其意切俾助而使使之也教誨而



使之也  
緣據仍因也因就而據也緣而循也據執守也仍重  
疊也  
庸用或以也以平庸沽用重或輕  
增加倍愈弥滋益也益盈也增重也加與倍如字愈  
加於今而勝於前也弥益而大如水之方來滋益而  
蕃如草之月生  
方適恰正也正如同之中方如泉之湧不之指而下  
所指而還攸所之輕  
之、指物比此較虛

蕃

處所居也所、分也  
準之皆齊之謂率比之多似之謂類合之一切之謂  
槩  
有乎已之謂得執其物之謂獲  
乃合已離續已絕之詞其音難波婿具歸會玉字氣  
雖且與而實不然也  
寧捨彼而安於此也  
偶然為尔之謂聊  
宣及說以覈其意也  
更新及其端也



宛活狀其物也

故以前事已如彼而後事因如北也

漢文之有之乎焉哉猶俚語之有夫尔於彼匪審其  
音辨其義通翻和譯若出已口則如胡人之於越語  
終年不可得而曉也况行之文哉自唐柳宗元氏言  
之明人李廷機胡文煥有其解而散見韻會正字通  
者粗備予居洛嘗輯而說之未能脫豪而來東府興  
一舊友淨寫以畀若夫詩書古文語錄俚談未暇及  
而遠旅新後又莫以考諸字書也脫誤蓋居多焉其  
有以細研潛玩試之行文為用得的好秀木則亦熟

之而已矣

元祿己卯之春



死活狀其物也

故以前半已如彼而後半因如北也

漢文之有之乎焉哉猶倭語之有大尔於彼匪審其  
音得其義通備和譯若出己口則如胡人之於越語  
終年不可得而曉也况行之文哉自唐柳宗元氏言  
之明人李廷機胡文煥有具解而散見韻會正字通  
者祖孫予居洛嘗輯而說之未能脫蒙而采東府興  
一舊友詳寫以昇若夫詩書古文語錄佳談未暇及  
而更述諸書之春考諸字書之脫誤蓋居多焉其  
公而述其遺說試之行文為用得的好否未則亦孰



